唐文拾遺

唐文拾遺卷之十二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越王貞

貞太宗子始王漢從原已乃封越善騎射涉文史武后初遷累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遷房陵與韓王元嘉等圖反正兵敗仰藥死開元四年復爵謚曰敬以從孫琳嗣

隨大善知識信行禪師興教之碑并序

原夫眞身設範垂二字以標靈應佛涅槃顯六時以為國崛山利見善摧之業斯遠連河紺化隨機之道

斯異廢興之業亦殊要者連肩雖復竪住之上人解慧之開士廣演八藏九部之說劇談二空三性之文曷嘗辯於眞僞之宗詎能賤於是非之旨詵詵法侶猶苦迷方齊濟覺徒安知最勝遂使魚目研綜珠篋之奇區別金書之祕標象運之時用揚末法之幽鍵獨步一人功侔十力惟我大善知識信行禪師矣至乎氏胄之華熏習之業旣昭著於前碣於此可略而言焉仰惟禪師識洞初幾照逾機之科對藥病之理定邪正於彼攙抉疑似於雷同妙達幾先利生同極業契初依之躅仁逾後際之用酌金河之茂典解沙

界之深纏起十受於心靈遵三捨於身命蔵障攸滅
控洌淨之迻源慧炬弗賞既免簡擇之尤善人不濫
良無枉罰之酷長鐍七損永謐三災開示之益允宏
對遺之慈彌廣用因收果即從因以表眞以果攝因
乃緣果而除妄口高慢之見樹增上之地自空靜名
相之驚飆昇河岸於振峭山彼逝魂收名鬼錄起茲
朽骼受氣人靈諒釋門之指南允緇服之共北者矣
雖復孤擅抉了之士無窮智慧之賢猶昧開導之規
倘乖勸誘之義遂使鍛冶之子未習數息之因澣濯
豈不然歟欽惟曩俊親承聖範猶致疏謬靡叶深機

矧乎今士纔傳遺說有迷幽趣實喪菁華蠢蠢四生常淪苦海茫茫萬彙恆溺愛河殊途同歸有足悲矣斯乃前哲失之於旣往惟我禪師得之於韻於旋宮固守刻舷弃神鋒於水府亦猶析薪求火豈覩炎光之盛畫瓶緘毒莫飫甘露之津蚑喙之識罕周牛便之劣滋甚握斯墜葉不悟大力恃此藕絲矜乎小智者矣若乃三階演灋五位騰惡而成性徇迷惑而爲習信惡之誠且篤忘善之志亦深柰善惡而罔分雜正邪而靡悟於是甄明種性之貫式彰顛倒之違雖則禀命愚癡克邁辟支之軫挺質莫智俄□□御之

乘若夫七處聚義能力未藉於假人等大地之廣持
類元天之遐覆導師諧願代苦之德靡涯正法甚深
善誘之仁多裕四諦無作更明自力之知六住表規
益垂得度之紀信惡迷善之子唯齊口善之方信善
忘惡術由袪惑而獲範克紹聲聞之乘能撥亂而致
資因生巨厥躬之樂廣敷無漏之悰靡近諸身之事
遠該成彼之業觀色觀象四部之致不同學上學下
三寶之幾斯異佛法代法之攸聞自驗自知之照理
諒如曚瞽之昧即從忍受之岌修上法而撝挹習善
之業彌優仰信之益日滋隨悅之方月進深符八式

蹈三義之宗好惡俱閒憂喜不溺於心術信直咸綜成就克卻於情田受刻剝而猶甘希韞涅槃之趣惠首目而罔悋龔證菩提之緣懼誠敂之難銷褫翼衣而歸俗襲重想之存愼珍而契冷之節旣調陽（缺一百四十餘字）及毀正之侶繼踵寘於無閒嘗聖之徒接衽赴於冥晦祈法而雨而滌釁入淨土而投誠求智之美以隆歎法之深以舉樂嬉遊於火宅未悝一門之隘忞沈泳於苦海匪憚五欲之災困馭牛以宣慈說窮子而敢諭守節迦葉辭請食於檀主護名釋允拒匹儷於國王且夫穢覩已成嫌惡未受不引其賊如擠其

抗惟好所用自歸惟善所願躬納猶虛天而比廣浩
厚地而絜大煩惱之藏莫窺空智之幾難覩亦有戒
壞而見存或有見全而戒毀能發誠而懺咎遂刻意
而悔愆二代之報可求三乘之果何遠夢羅刹而能
警臨將歿而敦念故婆門誹謗思艮津而免尤闕提
善根資後因而延福覩相之心既切繫念之志必深
觸五逆於幽犴解四禁於冥籍原乎蒼生處俗受格
異規黔黎居代殖操殊軌負才之子實多矜己之長
好譏之流則惟覩物之短既惜身之長少便覘人之
短多學上益以彌豐存下好而艮鮮遵別之情無極

業溥之道未宏靡疚懷而利他乃留想而裨己習氣飄而匪定稟命雜而弗醇暨乎詮聖之理可徵驗果之由斯照則有偏居信善兼包信惡自他之善甯敢專收自他之惡安能孤亮正可以舉善而攝善知惡而統惡焉假使少能迴己以同人廢人以從己亦未能頓祛三業長驅八正然可惡善之內則利俱學之優既遠之中因爾總施其能都泯其蹤物我咸緝之務乃宏是以冰室由之遂寒石峰以之增峻三春戒序青要之律克調九秋御節白藏之氣攸美遇善詣性叶勝緣而自臧逢惡爲情蘊凶德而成否固可廣

存並學甄明別機麤迷二階之宗式標其趣矣亦有
利根邪見常緘顛倒之想敏質僻懷恆包迷謬之態
雖復久承戒珠之義夙奉禪鏡之明猶呰毀於波若
倚噂沓於種智肆其輕誚則背誕於三寶縱其妄識
則委體於六魔墜泥黎而未央陷阿鼻而無盡徒勤
誤學虛事錯遵七十五由斷見之非仍起九十一劫
嗜餟之苦未瘳易前探於本根當後歸於正遍又有
因無始之界自有識之心罕聆法寶嘗淪俗化或恃
長以綰短或見短以綜長或習上好之多或學下好
之少惟別溥之偏駁混善惡之交馳植角之喻茲與

被鬣之譏斯發洎乎覩佛開教聞瀍貽矩眄身之善遂多視彼之惡攸眾但能廢人同己未克省躬就物志希極上之業情昏最下之規續語堂碑錄

案此碑蓋從剪本過錄原跋謂通篇文理有不能句讀者疑當是褒池時爲劣工剪棄

紀王慎

慎太宗子韋妃生始王申後徙紀武后時改氏虺謫巴州

外姻不爲婚奏

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姨父母之姑舅

姊妹壻姊妹堂外甥雖並外姻無服請不爲婚唐會要八

十三

襄王重茂

重茂中宗子初封温王韋后弑中宗矯詔立爲皇太子卽帝位改元唐隆睿宗卽位廢爲温王明年徙封襄開元二年薨追冊爲皇帝

太平公主依舊置府敕

公主置府近有敕總停惟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鎭國太平公主府卽宜依舊唐會要卷六

行鄉飲酒禮敕

鄉飲酒禮之廢爲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酒禮唐會要二十六

雍王守禮

守禮章懷太子賢子高宗孫嗣封雍王唐隆元年追封邠王薨年七十贈太尉

贈太子廟隸太常奏

敕賜臣父廟號陟岡乞隸太常寺仍請安國相王書額冊府元龜

褒信王璆

璆許王素節子高宗孫初封澤王降郢國公官宗正

少卿進封褒信王天寶初爲宗正卿

皇妹服制奏

皇妹及女准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後並降爲第二等臣以爲執禮破親有虧常典宜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爲定不在降服限仍望永爲常式唐會要六十五

嗣澤王潤

潤澤王上金之曾孫光祿卿漶之子官恩王府司馬

墓誌銘并序

大唐故奉義郎行京兆府涇陽縣主簿王府君

公諱郊字文秀琅耶臨沂人也曾祖同晈駙馬都尉

琅耶文烈公贈太子少保尙定安長公主祖谿駙馬
都尉琅耶懿公贈太子太傅尙永穆長公主父訓累
授光祿卿娶嗣紀王織誠之季女公聰明生知忠孝
天與出身從仕爲衆所知不以得失繼懷不以喜怒
形色謙以自牧寬以養閑足可永保盛名剋終天壽
公自弘文館明經虢州弘農尉次任楊州江陽主簿
考秩尋滿蹉跎江鄉累佐諸使勤勞借著名績時稱
以去年入調長安天官以書判取人授公京兆府涇
陽主簿今春季月遂赴所任宿疾不瘳漸嬰羸瘵于
穰万療神道何依以其年八月九日終于萬年縣興

盈里永穆觀之北院享年五十七嗚呼淮水不絕君家自昌豈圖藥餌不靈與物爭謝故知修短有定古亦無替夫人則祕書監贈揚州大都督嗣澤王濦長女潤之姊也居家守禮出事恭儀淑順不虧天生自得公任弘農日染疾不起權殯於縣界長子貞素泣血號天柴毀過禮終身之痛唯茲是憂遂策杖於弘農扶護棺櫬將及合祔公有子二人次曰貞鎰女一人猶未及笄出我家也後娶楊氏有子三人女二人楊氏與貞鎰倘家維楊嗟之道路遐遠報不及期以其年閏十月七日卜擇於萬年縣滻川鄉先塋之側

也貞素以東海倘變陵谷恐平啟潤紀之庶乎不朽

潤以天倫之痛內兄之哀託石敘情備於歲月慙無

刀翰有愧於文握管慟傷銜悲述作銘曰

天不藏寶必降賢良公貞有度雅淑無量將永保於

闔祿何忽變爲代傷嗚呼郊原寂寂松柏蒼蒼嗟白

日之晝短痛泉臺之夜長石刻

崔善爲

善爲武德中尚書左丞唐書有傳

糾劾丁憂起復奏

欲求忠臣必于孝子比爲時多金革頗遵墨縗之義

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俗 唐會要三十八

薛收

全唐文一百三十三有傳

驃騎將軍王懷文碑銘 并序

蓋聞惟生爲貴輕之者類於鴻毛非義不居取之者同於熊掌當仁處命不其難乎故俶儻不羈之才英奇傑立之士逴逴重忠業落落建功名心貫金石之中氣逸煙霞之上雖則山淪海覆霧卷塵飛僨節捐軀蹈之由已斯爲美矣豈徒然哉若乃寥廓千齡柳

楊萬代獨顯非常之効以終國士之恩高烈振於遐年義聲聞於當代則驃騎王君見之矣君諱懷文字思忠太原祁人其先姬氏周室之肖水府山宗之秀載挺瓌奇瓊林桂苑之華夙承休祉騰芳上葉流慶後昆故能異人欝起雄圖閒出祖魏常山郡王縛博野丞寓量沈深養名蓄德父膺齊儀同臨朔鎮將風格凝峻居仁蹈禮並藏器於身蘊材傲俗君騰精玉守稟性金方少負不貲之質長嬰跅弛之累跼步逈衢戢翼中野矯迹嘉遁佇運觀時暨炎歷將終皇猷爽德生靈版蕩剪爲寇亂九縣區分四郊多壘君擐

袂激憤抽戈抗節既濯鱗羽思遇風雲是時四柱方傾其工之難尙梗五星不聚漢祖之業未隆空懷耿介之心猶阻奔踶之路劉武周滔天猾夏薦食晉陽宋金剛裂邑屠城挺惡汾浦乃以君爲僞上柱國行軍總管非其好也君久悟焚巢恆思擇木終覩投石未安累卵行危苟免言遜俟機太尉秦王建旆東轅元戎北指出九天之外引百勝之師星驅雷駭迅平大憝既乃烏合爲羣俱同鍛翮獸聚之內咸遇剪毛而一面開羅三驅致禮捨鉤焚櫬特降優隆光被寵榮式加殊命乃受驃騎將軍則大唐武德三年也王

充賀疊青丘流氛紫極屬南巢放桀之始西伯專殷之初窺覦非冀妄干大寶聖上愍茲黎首情軫納隍救彼淪胥思同濡足吾王奉遵廟算受脤徂征蘊金匱玉鈐之謨運沙城石陣之略鑿門盡閫指定舊都君乃陪預戎麾俱參列將自屯師洛汭結壘邙山醜類逋誅屢犯旌旆君鷹鸇揚視展効獻功未極千里之塗翮垂六鳥之翅鍾儀去楚不捨南冠華元入鄭未通文馬王充置之左右情加推信仍授僞官兼優封爵君乃詭同背誕密運忠規潛圖去累庶恢茂績方欲梟除元惡贊我大猷越以四年二月王充恐其

步騎出至城西吾王憑軾觀兵與其相遇旗鼓雖布鋒鏑未交君乃獨斷神謀先騰壯烈抽戈電擊挺劒風趍決機兩陣之閒申威萬人之上一發則貫其左股再申而析其右肱凶魁僵仆應時顛趾奔鯨赴穴桀犬如林以無因之迹駭不存之地莫不眩目驚視廢手頓足雄夫爲之亡胄猛士於焉累氣流光奪景浮雲變色喋血數步之中躍刃重圍之下以寡制衆援阻路窮交鈹莫禦結纓終斃於是聲嘉玉冕悼感瓊枝卹國嗟傷三軍悽愴司儀奉命致禮轜轅賵賻所加特超恆典功書天府復降王人詔贈厶官謚曰

厶公禮也君質茂松筠心標鐵石慷慨有丈夫之操磊落懷烈士之風運偶物艱時鍾德喪闔節高度不以細行自拘爽氣通才方持雄略爲重屬兵車九合齊楚之地未寧天下三分商周之道初革君乃屈迹抑憤與俗沈浮違亂去惡歸身大造旣荷生育之賜方酬山岳之恩契闊無虧造次斯在發忠顯効殉主捐軀登太行以未危怙焦原而不懼故能抗逋藪之敵怨致天誅於巨猾雖則荆卿奏曲空進燕圖豫讓吞聲唯驚趙駟翳桑之倒戟懷惠輔氏之結草酬恩比事論功固不同年而語矣吾王重義敦本情深嘉

尚永言遺節有邁前脩以爲紀績銓名彝章之盛範鏤鐘鐫鼎邦家之宏訓乃命勒茲元石式建豐碑樹美無窮垂芳不朽方見雲飛幽隴飄飄與生氣俱浮吹動孤松肅肅與餘風共遠其詞曰

於穆顯宗肇分姬姓休緒曷奕靈源鼎盛鵲舞周儲鼂飛葉令流福胗響傳芳邃賁木秃喬林波騰巨壑英奇奕載傑人間作是曰遒材茲稱勇略稟質俶儻遊心寥廓珠囊掩曜玉弩騰暉霧擁元闕虹貫紫微一人喪道兆庶無依逝莫以騁翔而未飛皇運膺期帝圖惟始野有龍戰人同蝟起望阻昌期迹淪干紀

處異信國居非仁里奸魁放命肆逆汾陽椎轂台鉉
授律文昌威宣取亂績著侮亡氛祲既滅遺黎以康
雷作既解風行斯渙承玆渥澤去彼危亂躍鱗淸波
厲羽霄漢乃優寵秩方隆榮觀貔萌縱慝很戾爲孽
嵩邙地阻伊洛川分五策命將六郡興軍言從戎政
冀展鴻勳桓桓征夫蠢蠢窮寇舉斧未殄吞舟猶漏
墮伏無虞前茅爽候翻逢絓木乃同夾脰違邦靡貳
苦節思負志除封豕庶剪長鯨神機奮發奇略允成
惟義是蹈玆軀以輕烈氣外揚雄規內燠拔棘超距
橫矛再事渠魁既接孽黨咸殲劒及王僚鎩加吳濞

人稱韓相地曰樓蘭捐生怨府建効鋒端論功彼易
語迹今難致命所欲垂名不刊森森壯節凜凜風度
易水方寒邙山永暮月照泉戶煙浮松路唯餘俠骨
傳芳竹素文館詞林

齊士員

士員恆州行唐人貞觀中官右監門中郎將延陵縣
開國子

太武皇帝穆皇后供養石像之碑

若夫妙覺誕因歷幾綿劫塵磨大地籌斬灌藂草木
與口璧同華日月與邱陵等觀皆有生滅之起無分

帝王之果太武皇帝早感樞星晚逢電影開基啟右
則天啟聖升霞而去閶闔橋山而葬衣冠穆皇后德
並乾坤明同日月不終十善早棄六宮同寢獻陵永
辭長樂高陵與靈岳等峻夜臺共渭水俱深陵廟近
松楊悲笳管息人禽思上國延陵縣開國子齊士員
宿殖善根家傳妙勝早悟正覺其敬育王義旗同盟
即沾佐命心如白水節等秋霜悟大品而識大乘辯
大悲而歸大智聚沙為塔累壁成臺妻捨生資夫施
為馬求妙絕之工開祕密之藏初雕玉石開發金光
為彌陁像一區二衞菩薩太武皇帝穆皇后二聖供

養萬刼崇善梵響長聞香煙不絕金山寶㠌狐兕不
栖滄潭深海蛙𧕿不宿無二之性郎是法性心無生
滅郎是涅般塵滿由旬衣拂大石塵消石盡福報斯
隆祇闍之山重逢湧出無量壽國宛在目前其銘曰
帝應紫震后歸眞淨祚與天連業同主聖臣悟三空
爲修八正萬善脩緝十力雕瑩無去無來湛然常定
永安天闕長歸法性　右監門中郎將右勳衛郎將
檢校左右領府郎將長樂宮大監定州刺史上柱國
延陵縣開國子齊士員曾祖常□平南將軍豫州汝
南郡太守祖恩齊尚食典御父羨隨□州記室參軍

兄傚隨廬州司兵參軍妻呂氏延陵郡君世子小師
右翊衛息世武文德皇后挽郎息世文世才世貴孫
神感神法神雨世文已下並幼未登仕長女潘水府
果毅和宜妻女娘兒然士員早承華緒先人餘福開
皇之歲宿衛宮闈尋配兵曹以爲品子久滯武庫未
遇文房大業末年乾綱落紐幸逢開闢運屬周旋立
佐命之元勳成割地之鴻業義旗之始即授正議大
夫左一軍領帷幄之中決勝千里陣場之上身敵萬
人爵賞既隆領禁天闕每承機要三十餘年太武皇
帝壽極升霞即奉勅於獻陵供奉死生不離仍於陵

後千步賜以塋域旣盡君臣之禮冀申忠孝之誠建功業於前存正念於後立頌報德勒石紀恩庶使萬古千秋湛然不朽非見齋碑錄

獻陵造像碑

貞觀十三年歲次已亥正月乙巳朔一日右監門中郎將延陵子齊士員恆州行唐人也王保府折衝都尉趙伽頻陽府田阿女懷信府果毅都尉獨孤範天齊府斛律瓌長豐府王仁感頻陽府闞文𬇙左右監門校尉三原縣令檢校陵署令崔毉王署丞裴珉內省禦侮尉郭元宗陵寢二所宿衛人呂村任村王村

劉村朱村唐祿村房村袁呂村謝村宿老等但士員
奉詔賜以終身供奉陵寢許生死不離宮闕縱令灰
骨喪軀無能報國今分割宦祿之資爲太武皇帝太
穆皇后敬造石佛殿一所并造彌陀像二菩薩師子
香爐座四面爲宮内存亡寫金剛般若觀世音經各
一部及一切經目昔前漢數終口運長安絕跡三年
後隨歷季之期天下分崩累載軍兵其斂而給黎庶
拆骸而食皆悲杼柚之空咸結傾匡之恨金符去其
王室玉帛出自私門四國是遑三川若沸太上皇膺
天順命伐罪弔民發義晉陽除凶京輔八荒懷服萬

國朝宗率土來蘇羣生再造荷斯極口建此神功託
聖德於渡橫流仰慈悲而登彼岸設使高山銷鑠大
谷陵移冀等日月而長懸同天地之永固此報聖上
之恩冀存萬代但恐無識之徒輒有輕毀後若有人
敲打佛像破滅經字者願當當來世恆墮三塗地獄
世世不復人身常值災窮之報同上

唐文拾遺卷之十三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虞世南

全唐文一百三十八有傳

論略

或曰班固稱周云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乎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蹟以周召爲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爲踰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嬴之弊猶有存者太宗體兹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爲難矣若使

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懔懔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慙德

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畧可方前代何主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總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方於始皇則爲優矣至於驕奢暴虐可以相亞並功有餘而德不足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儔歟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蓋流出於申韓也古語云圖

王不成猶足霸圖霸不成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主乎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衆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

或曰觀僞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淫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虞南曰王莽

天姿慘酷詐僞人也未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飾情既盡而本質存焉愎諫自高卒不改寤海內寃酷爲光武之驅除焉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爲最虞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光啟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籍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爲功差易至如少康則夏氏之滅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强近之親遭離亂之難庇身非所而能踦嶇於喪亂之閒遂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爲稱首

欽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於張良韓信者乎然漢祖功臣皆以強盛誅滅光武佐命悉用優秩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次焉

後漢衰亂由於桓靈二主凶德誰則爲甚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閹人擅命黨錮事起非乎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後易爲善政黎庶傾耳咸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踰前輩傾覆宗社職帝之

由天年厭世爲幸多矣

自炎精不競寓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令諸侯劉玄德憑蜀漢之阻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開王業光啟霸圖三方之君孰有優劣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肇迹開基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詭不常雄猜多忌至於殺伏后鴆荀彧誅朱融戮崔琰婁生弊於一言極邵勞於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其人許劭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斯言爲當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爲

矣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水爲譬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肆關張之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孫主因厥兄之資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弗能逮以上

長短經

公子曰諸葛亮冠代奇才志圖中夏非宣帝之雄謀妙算其孰能當斯勍敵者乎先生曰宣帝起自書生參贊帝業濟時定難克淸王道文武之畧實有可稱然多伎陰謀不由仁義猜忍詭狀盈諸襟抱至如示

謬言於李勝委鞫獄於何晏愧心負理豈君子之所爲以此僞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倶會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

公子曰晉景文兄弟遞居宰相二人功德孰爲先後先生曰景帝少有名節見重當時所以何平叔云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元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往日及誅爽之際智畧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以見其英圖矣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震主而臣節不虧俟服歸全於斯爲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

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時厥功爲重及高貴纂位聰明夙智朝野欣欣方之文武不能竭忠叶贊擬迹伊周遂乃僞殺彥士高貴鄉公字委罪成濟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內可謂晉之明主乎

先生曰武帝平一天下誰曰不然至於創業垂統其道則闕矣夫帝王者必立德立功可大可久經之以仁義緯之以文武深根固蔕貽厥子孫一言一行以爲軌範垂之萬代爲不可易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留心內寵用馮紞之讒言拒和嶠之正

諫智士永歎有識寒心以此國風傳之庸子遂使搢士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滅縣宇星分何曾之言於是信矣其去明主不亦遠乎

公子曰晉惠之時張華裴頠盡忠王室扶顛救危猶足南面何以坐視其弊危而不救焉先生曰晉自太康之末風教凌遲俗澆薄爲日久矣況惠帝稟質下愚賈后天性兇狡以兇狡之性役下愚之質猶縱烈火而燎於原野自楊駿滅後誅戮相繼八王力爭戎狄窺覦頽綱漏網一時崩潰非命代英雄不能正也張裴儒雅安足用之

公子曰中宗値天下崩離創立江左俱爲中興之主比於前代功德云何先生曰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聞及建策南渡興亡繼絕委任宏茂撫綏新舊故能嗣晉配天良有以也然仁恕爲懷剛毅情少是以王敦縱暴幾危社稷慼國舒禍其周平之匹乎

公子曰東晉自元帝已下何爲賢主先生曰晉自遷都江左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磐石之宗居上流之地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明帝之雄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他族矣若使降年永久佐任羣賢因遷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興復中

原不難圖也

公子曰謝安爲相可與何人爲比先生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故前代稱其賢也夫以東晉衰微江左凋弊戎狄交侵疆場日駭況永固符堅英主親率百萬苻融名將執銳前驅厲竇衡之觜距騁張蚝之鋒鍔先築賓館以待晉居強弱而論雖鴻毛太山不足爲喻支靜深拒桓沖之援不喜謝元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在於胸中矣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哉若論其度量近古以來未見其匹惜哉不與八元三傑齊衡接軫驤首太階贊昇平之業

矣

公子曰桓元聰明有夙智奇才遠畧亦一代之異人而遂至滅亡運祚不終何也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遠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合於寒暄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元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室衰亂威不逮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時簒奪安德治人無聞焉以僥幸之才遘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

公子曰宋高祖誅滅桓元再興晉室方於前代孰可比倫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時以爲有良史之才比宋

祖於魏武晉宣觀彼二君恐非其類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偉晉宣頻立大功得比二人以爲多矣季孟之間何爲非類先生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兇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爲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閒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擒姚泓於崤函克慕容超於青州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宏遠則漢高之風制

勝胸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

公子曰宋文寬明之君享國長久弒逆之禍爲何所由善而無報豈非命也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仁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後爲善文帝沈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斷自貽其禍孽由自作豈命也哉

公子曰孝武明帝二人孰賢先生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斷剪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齊氏乘釁宰制天下未周歲稔遂移龜玉緘縢雖固適爲大盜之資

百慮同失可爲長歎鼎祚傾淪非不幸也

公子曰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爲治代誠有之乎先生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深知理道踐位已來務存簡約武帝即留意後庭雕飾過度然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斯爲美矣

公子曰齊明帝發自藩枝遂居南面爲時來之運歷數斯在爲人願所及負而趨乎先生曰左傳云天生季氏以貳魯侯時命所鍾爲日久矣高武諸子跗蕚相輝皆處藩扞並分茅社宗枝磐石非無秀令明帝

猜忌之心慮在身後誅懟吞噬蘭艾同焚委重東昏冀延七百與夫宋之孝武異代同規豈知亡秦者胡非曰人事寶卷之字冥數已彰斯蓋假手埽除以爲後代鎔範者也

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非一或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兇自貽非命將天之所弃用亡大業者哉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爲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天性哉葢人事也唯上智與下愚特禀異氣中庸之才皆由馴習自宋齊已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樂一作禮隔規

獻無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進善乎哉賈生之言曰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
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師少保少傅是與太
子□者也故以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
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其惡行選天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翊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
生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習
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語秦使趙高傅

胡亥教之訟獄所習者無非斬劓刖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惡性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選左右彌教之最急此五君者稟中庸之性一曰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不肖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

公子曰梁武帝夷兇翦暴克成帝業南面君臨五十餘載蓋有文武之道焉至於留心釋典桑門比行以萬乘之君爲匹夫之善薰猶不驗一作薰蕕不染危亡已及

豈其道非耶何福謙之無効也先生曰夫釋教者蓋出世之津梁絕塵之軌躅運於方寸之內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既盡攀緣已息然後入於解脫之門至於凡俗之法則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惠是爲六波羅密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殊焉蓋以所修爲因其報爲果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闕焉果亦隨減是以叡明醜於貌而惠於心超豈高於才而下於位羅裒富而無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興喪得失咸必由之下士膚夫見比干之剖心以爲忠貞不可爲也聞偃王亡國以爲仁義不足法

也若然者盜蹠高枕於東陵莊蹻懸車於西蜀考終厥命亘足貴乎

公子曰人君修道與匹庶殊乎先生曰人君者君尊高之地知生殺之權勢挾風雲力擢山嶽其威德大矣其運行遠矣夫修道法冥以宏濟爲懷仁恕爲體一物失所若已納之於隍推此一心以及萬類則得道之眞也若乃澤不被於行葦化不霑於海外區區一介之善亦何取焉

公子曰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乃不終帝祚卒至傾覆何也先生曰元帝聰明技藝才兼文武仗

順伐逆克殄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値國難之後
傷夷未復信彊寇之甘言襲禍心於懷楚藩屛宗枝
自爲讎敵孤遠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
舉鄢郢而棄之良可惜也

公子曰陳高祖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已來可方
何主先生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
隅豹變嶺表埽重氛於絳闕復帝坐於紫微西抗周
師北夷齊寇宏謨長算動無遺策蓋開業之令主撥
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爲優矣

公子曰陳文宣二帝功德云何先生曰梁季版蕩江

東凋殘編戸齊八百不遺一　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方隅猶阻代故未夷文皇聰明睿知纂承洪緒羣賢畢力宇內克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國史以爲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宏廣推心待物可謂寬仁之主焉

公子曰長城公所以亡旣聞之矣此則人事不足非天道焉先生曰江左之地國小兵弱自吳晉以來歷年數百止以人和地險用以自固陳末時隋文新有天下勵精而理習兵講武常有吞并之心校其强弱信不侔矣若使明主賢臣修德撫衆加禮於鄰敵僅

可保全四境況至德之末任用羣小軍旅廢絕江淮雖固而不足守欲求不滅其可得乎然亦期運使之然也

公子曰何謂期運先生曰陳氏永定元年有會稽人史溥爲揚州從事武帝受禪溥夜宿黄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一人著朱衣自天而下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旣覺爲宗範說宗範曰吾年紀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之憂耳自武帝至後主實五主從永定之初至今貞明之末又三十四年諒知冥數已定非獨人事

陳亡之歲史溥尚存故詳錄焉以記異也

公子曰魏之道武始立大號觀其器用足爲一時之傑乎先生曰道武經略之志將立霸階而才不逮也末年沈痼加以猜虐不能任下禍及方悟不亦晚乎一作不能任命達生而欲移祟目下云云

公子曰魏之太祖太武孰與爲輩先生曰太祖太武俱有異人之姿故能闢土擒敵窺覦江外然善戰好殺暴桀雄武稟睦峒之氣焉至於安忍誅殘石季龍之儔也

公子曰魏獻文禪位厥子其義云何先生曰易稱聖

人之大寶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萬乘之尊鴻名也四海之官大寶也鴻名大寶三五之君尙步驟於玆矣獻文忘情九縣脫屣萬機傳位嗣子克昌鴻業窅然汾水不亦美乎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謂非常之人先生曰後魏代居朔野聲教之所不及且其習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爾不羣遷都瀍澗解辮髮而襲冕旒袪氊裘而被龍袞衣冠號令華夏同風自非命代之才豈能至此比夫武靈

胡服不亦優乎然經國之道有餘防閑之禮不足臣主俱失斯風遂遠若其威儀技藝魯莊公之匹也虧損盛德吁可惜哉

公子曰孝明之謚符於行耶先生曰古人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崇高斯風替也久矣孝文衰運之時無夙成之德奸臣擅命女主臨朝魏之宗社因斯而墜立名之義不亦乖乎

公子曰孝莊逢陽九之運將立中興之業其不遂者何也先生曰昔小白有鮑叔隰朋重耳有趙衰子犯

然克淸宗國遂伯諸侯孝莊羽翼心膂無聞英彥雖果於一劒之端終致夷滅之禍德之不健斯可哀也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先生曰神武潛謀於永安之際致捷於韓陵之間冲天之勢固足偉矣至於垂翅玉壁稅駕晉陽雄圖不展智勇俱困然進爲徇魏之臣退作肇齊之主奇才大節亦有可稱焉

公子曰文宣狂悖之跡桀紂之所不爲國富人豐不至於亂亡何也先生曰昔齊桓奢淫無禮人倫所弃假六翮於仲父遂伯諸侯文宣鄙穢忍虐古今無匹委萬務於遵彥楊愔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人所以社

稷猶存者也

公子曰武成傳位可與魏獻文傳否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獻文之謝百辟克固皇家武成之委萬方傾覆宗祀知子之鑒無乃異乎

公子曰高緯昏亂匹於周之天元孰者爲愈先生曰齊人鼎足之時世宅中土東踰海岱西距華山南極江淮北臨沙漠燕弧冀馬之勁漁陽上谷之兵負海貢其魚鹽滑滰瀉其腴潤國富兵强二方所不及也至如斛律驍勇將帥之雄傑蘭陵忠肅宗王之英武信臣精卒距險乘邊若使中才之君承斯舊業守而

勿失鎮之以靜縱不能跨彼邊疆振蕩宇內自可保
全四境式固宗祧而緯狂悖亂毀道敗德任用羣
小誅戮諫臣嬖孽□□圖闟堅含天憲宋鵲有乘軒
之寵的盧蒙玉食之尊驕淫昏暴宜其亡也比諸天
元可爲兄弟之國

公子曰高氏負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險論其智
畧孰者爲優先生曰若語其封疆料其士卒則周殊
而齊弱非徒鴈行而已文帝潛師致果以少擊衆雖
周瑜之破孟德謝元之摧永固無以加也不然何以
能援自行卒開而霸大業奇謀長算固有以爲但顧

命猶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於斯謬矣

公子曰宇文護廢殺二帝而欲自全臣節不終卒至夷滅觀其心跡逆順云何先生曰宇文護與晉里克宋謝晦無以異也此三人者並功蓋一時勢傾宇宙若欲鎮其神器有餘力矣其始實欲存國安身從容沒齒樹德後人以贖前愆是以里克對云不有廢也將何以興謝晦表云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何負於宋室此其情見乎辭也但三子才不逮於伊霍故不能克全厥美原其本志豈不然乎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藝身先士卒若天假之

年盡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先生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觀其卑躬勵士法令嚴明雖句踐穰苴亦無以過也但攻取之規有稱於海內而仁惠之德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

公子曰其毀滅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也公子曰請聞其說先生曰釋氏之法則有空而無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歸於寂滅象外之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元牝當存長生久視騰龍駕鶴區中之教也至於止惡尚仁勝殘去殺並有益於王化無乖於俗

典今以眾僧犯律道士違經便謂其教可棄其言可絕奚異責檮杌而廢堯怨有窮而黜禹見瓠子之汎濫遂塞河源覩崑岳之方陽遽投金燧曾不知潤下之德為利已遠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局於所見輪迴長夜之迷自貽沈溺之苦疑誤學者良可痛焉

公子曰天元所行之事出人意之表詭譎奇怪何太甚乎先生曰太山之將崩必因拔壞樹之將折皆由蝎蠹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若夫天元周之妖孽也其詭譎奇怪豈足怪乎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先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爲儔乎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理務從恩澤故能撫綏新舊緝寧遐邇文武之制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一同書軌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絕滅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墜萬機荆璧塡於內府吳姬滿於椒掖仁壽雕飾事埒傾宮萬姓力殫中人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綱紀已紊禮教斯亡牝雞晨響皇枝勦絕廢黜不辜樹立非所功臣良佐剪滅無遺季年之失多於

晉武卜世不永豈天亡乎以上馬總通歷

左武侯將軍龐某碑序

昔者彤雲受命樊灌佐其雄圖白水興王耿賈宣其上略並能刷羽躍鱗倍風激水誓丹書以建國錫青社以開基居陳五鼎出馳千駟盛矣哉功臣之爲貴也眷言前烈疇能踵武嗣斯風者其唯安化公乎公諱字相州鄴縣人也靈源導於姬水胙土因乎魏邑或修文仕晉光命服以享大邦或習武遊粱擁兵符而居上將自斯累葉徽猷相踵洛下名相併進驅其龍章襲川奇偉士元騰其驥足長戟高門軒冕相繼

形諸雕篆可得言焉曾祖厶齊中散大夫陳留太守
登高能賦凌雲之氣已遒下車布德甘露之祥斯表
圀已陳諸往諜紀乎前載祖厶齊襄城王西閤祭酒
鎮西將軍父厶北海郡丞正議大夫並德業相傳家
聲不墜淸談雋論芬芳無絕用能載挺時俊克昌先
緒公體膺景緯氣稟英靈容貌都雅風神秀異資忠
履孝彰於髫綺之年武藝雄才見於幡旗之日彎弧
妙於百中擊劒踰於千里於是氣蓋山東名馳海內
思騁龍媒用申鴻漸豈直梁甫在咏上瀨長吟而已
哉弱冠爲左翼衛執戈武帳整笏禁闈便煩左右爪

牙攸屬遇炎德無象雅埶萁亡雕騎隨滿月之兵雁
門列陰山之陣公頻驅七萃出自九重右控六鈞左
揮雙戟莫不搴旗執馘後殿先鳴勇冠當時勳高幕
府蒙授翊散大夫既而霧昏九縣塵飛五嶽戎狄交
侵藩維內侮公乃銷聲晦跡言念卷懷語默沈浮用
覲時變及欽明在運經綸維始孟津同德之侶沛邑
大號之初莫不抱樂爭趨奉圖歸命公早達興亡夙
布誠款乃贏糧景從憑風撫翼于時天步猶艱王途
尚梗偷名竊號蝟起蜂飛公每翼義師率先銳士銜
枚束舌夜襲晨趨沈舟焚災義無旋踵氣奪九軍戰

同三捷以平霍邑之功蒙授開府儀同三司薛舉負
阻秦川凶徒甚盛仁杲嗣虐同惡實繁爰降神武龔
行天罰公頻率精騎亟引軍鋒入地道之九重超石
城之百刃踰艱履險奇績居多拾爵冊勳帝用嘉止
蒙授大將軍以馮異之謙撝加衛青之榮號論功序
爵朝章斯允值馬邑妖氛侵擾疆埸龍庭酋長爲之
聲援陳豨疆兵尚屯參合盧芳壯騎或喻高柳乘折
膠之氣磬引弓之力元戎致討遠臨句注公奬率義
勇親稟宏謨躬先士卒奮不顧命雄劍長驅大殲凶
醜王充阻兵怙亂竊據伊瀍秣馬河華連雞趙魏相

王宣威閫外杖鉞鼎門公以前茅左矩奇兵深入浚
孫瓚之嚴城絶王離之甬道元惡剋殄厥功斯茂及
取劉闥於洺州破徐貢於兖邑常隨大旆每翼轅門
摧堅陷陣所向披靡拔幟揚徽隨機應變殊勳茂績
大啟河山蒙授上柱國封貞定縣開國侯五年以久
勞戎陣奇功克舉優秩仍加用彰勤□蒙授秦王府
左三翊衛府右車騎將軍七年授秦王左一副護軍
其年又補左內馬軍副總管九年六月以業預艱難
効彰忠款蒙授左衛副率其年七月詔授右驍衛將
軍其年九月改封安化郡開國公皇上膺圖御歷臨

撫萬方丞言惟舊恩榮彌重爪牙任切僉議所歸貞
觀元年七月詔授左武候將軍居陪闕錡出導金輿
戒式道之青旌引金吾之緹騎戎麾文物光輝朝野
方當比跡韓吳齊功衛霍陪玉檢之封翼羅闉之蹕
而銜珠表瑞弗丞於百年坐樹留名空傳於千祀弓
韜明月之暉劒滅連星之氣精粹所稟何其促歟以
今貞觀二年六月厶日遘疾薨於雍州長安縣之安
仁里宅春秋卅有五皇帝悼深衽席恩同詔葬贈厶
官謚厶公禮也惟公少稱弘量喜慍不形尤長武略
仁而有勇及感會風雲立功成務謙虛下物始終無

攺雖復關羽有國士之風祭遵懷儒者之操無以加也粵其年十月甲戌朔廿一日甲午窆於雍州長安縣之ム原遺孤藐然不勝荐暮同氣友睦彌肩急難爰建豐碑式鐫不朽宣令名之無沫播遺芳於可久乃作銘云下缺　文館詞林

龍泉寺碑

案此碑紹興府志題作虞世南撰不知其所據姑存其目文見全唐文闕名

去月帖

世南從去月廿七八牽一兩日行左脚更痛遂不朝

會至今未好亦得時時向本省猶不入內冀少日望可自力脫降訪問願爲奉答虞世南諮

鄭長官帖

鄭長官致問極真而其三人恆不蕩蕩將如何故承後時有所異責

潘六帖

潘六云司未得近問莫耶數小奴等計不日當有狀來 並淳化閣帖

承示帖

承示名公書畫觀可以頓醒滯思專此致謝世又拜

絳帖

詔書帖

世南伏奉三日詔示陛下三日臨王羲之書伏以前時手詔比之往往出逸少之奇蹤實臣安下缺 汝帖

晴嚅帖

晴嚅於行塗爲要定在何日世南比腳異惡不獲到府敘離令以悽恨蘭亭 續帖